
1 3
2416
62

疾惡一

增 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鄭靈公棄其忠臣而任嬖人以致子良諫之而作是詩 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 又解系傳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

13
2416
62
<2004-622>

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温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　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　東觀漢紀朱暉爲臨淮守晉書劉毅有考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何並爲潁川頭懸於市　樊曄爲天水漆無出獄　漢何並爲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佐補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不治鍾威所犯各在被前驅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條惡雖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後漢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云

典數州皆爲燕使畏憚章事蕭儉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日以賂結宦官求爲相詔徵播詣京師儉力爭上不聽儉遂辭位　爲蜮

增　剛愎　介潔　冊府元龜云劉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進剛愎嫉惡歷

有鴞　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又曰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妻　元陽妙經

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曰寧近虎狼獅子猛獸大火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猫虎如四毒蛇不可親近

惡人席賊臣境 冊府元龜曰後漢許敬汝南人有史誠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又曰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劉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沈之於江

極言盧杞 冊府元龜曰陸贄爲翰林學士德宗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贄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驗積年擯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乎

如此之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

恥於共世 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

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

不陰惡木 又曰權德輿爲太常卿時又曰權德輿爲太常卿時

恥於共世 不在其位 抱朴子曰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名也

疾吏無所容宦官當盡去 冊府元龜曰李玭開成末爲司農卿玭疾惡太切狡吏無所容遂加誣謗之詩刻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當盡去至於扇馬亦不可騎

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絳爲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肖分以此考曰宋罪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無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好剛使氣故不爲流俗所喜

搏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又云蠭蠆有毒不可以手撮之 蠭蠆

東漠之敢指 目有眯子華子云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

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人之奸雄不可不除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呂氏春秋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植　捕郡內豪猾漢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漢江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畏避之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　道不拾遺漢嚴延年爲涿郡吏以下皆畏之道不拾遺　放橫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焦氏易林云雷霆所擊誅者五逆閭里豪强以對紆滿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

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　疾惡若仇謝承後漢書張佺爲山陽令御下清潔　貪饕流放潔士盈朝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爲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後漢喬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之爲部陳從事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坐檻車徵不閉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爲萬年令　疾惡如讎王隱晉書

疾惡四

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原 趙廣漢善鈎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
陽守京兆尹善爲
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應神華爲將作大匠善發奸摘伏
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爲衞州板橋店主張
儉載曰貞觀中衞州板橋店主張
增 納刀　盜印　朝野僉載曰貞觀中衞州板橋店主張
王衞揚貞二人投宿有人取
王衞刀殺張迪却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貞遂自經上疑
之差御史蔣垣覆推追
迪妻婢
迪妻縊殺是實　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
放出令密覘之曰婢出
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乖令追買木一行
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
人械送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
迪妻婢出當有人與之
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
語者即記姓名坦
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
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
盜印　殺妻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
坐毆前令卒抱兒取兩
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
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
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
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
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
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
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
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
以爲水馬爲離憂乘馬
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
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
殺豐期以新沐枕爲
驗是以誤中婦人
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
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
三敲數被偷收乃令人
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
政術部

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
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
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慙愴
子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荀融爲
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
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
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
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
左白而溼右黑而燥策而心悸問
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
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
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兩
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
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市皮　書菜　北齊書彭城王浟字子深爲定州刺

遺劒　摸鐘　漢書沛
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
人密往書菜
有字獲賊

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惡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聞州縣得以伸理乃悉奪財還子筆談曰陳述古知浦城縣時人有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

無所貸爲有名

冊府元龜曰李晦爲右金吾衛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京輦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發其奸無所容貸唐書曰李勉調開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俗隴錯號難治勉摧姦抉隱爲有名

多所發摘無不首伏

冊府元龜曰劉滋爲史部侍郎掌選多所發摘又曰韋陟爲史部侍郎掌選人有瑕者接聲盤詰無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不首伏每歲賸得數百員缺以待淹滯

人莫敢犯動若有神

冊府元龜曰李

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人吏莫敢抵犯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在之職潛遣左史伺察善惡發摘姦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 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略詳

令繇 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繇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繇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繇諧府自言丞相薛宣令繇繇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縑主稱寃宣然後呼責之具服

原 京師稱有神算 後漢書云王渙爲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勤以渙爲有神算爲將作大匠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爲上虞長史民謂之神明 **增** 唯勤而清 彙苑詳注云傅劇爲吳令往別好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建康令孫惠惠問曰聞大人發 至清 汝眞是盜 晉書云符融在冀州有老母遇

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乃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眞是盜何以誣人

發摘如神

梁書云范雲性機警爲吏部尚書書記盈案賓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

有若神明

隋書云梁彥光徙相州刺史其風俗好興謠訛目彥光爲著帽鴈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爲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

行數驛佯失告狀

唐新語云李靖爲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御史按之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今失告狀幸救其命

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

高祖大驚靖不坐

擒三日內必擒

孔帖云蘇良嗣政尚嚴每盜發三日內必擒

皆能摘發

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爲吏部侍郎名僞逕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摘發其事

牛歸女壻

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爲武陽令與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特牛依於妻家不與縣累考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棄其頭將詣妻家邨中云捕盜牛賊名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所指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即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聖書

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璹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頃眷蜀中吁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

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碑 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　元孛术魯翀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顱有丁塗其踵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茗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雜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

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 墓誌 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儇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鞫之皆欵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驗其神捷

原 官材 適用 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然後官之 輪轅適用 爵不論德稱職一才過職 不稱職 附

祿必當位 月令行劉出祿必當其位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 韓詩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罵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七三年而庶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爲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閱實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鎖中傷莫有怨者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 魏志王基字伯輿爲制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典略 耿恭爲校尉烏孫遣子 郭展爲太僕廐馬充丁 後漢耿恭爲戊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已校尉屯前王部柳大畏讋以下皆遣子入侍也 太僕廐馬充丁 于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僕廐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小大

所貴授方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冊府元龜曰賈曾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炎同掌制誥時人袞文章後拔與蘇賈齊名故時人稱爲蘇賈又曰盧從愿睿宗初爲吏部侍郎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爲盧李又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衙閤之令頗之下詳加户口注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爲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餘慶任國庠平章事無所判又曰後唐司簡拔賢俊後杜絶僥門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元龜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又曰竇易直自司勳員外郎出爲湖南觀察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轉鹽鐵使出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官

銓綜條流　冊府元龜

敷揚命令　冊府元龜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

諳練典章　冊府元龜

護溝瀆　冊府元龜曰于頔爲

闢田疇　冊府元龜曰于頔爲

李朝隱同時

盧從愿睿宗初爲吏部侍郎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

裴馬　盧李　冊府元龜

蘇賈　常楊

蘇晉同掌制

常袞代宗永

唐盧文紀爲史部郎中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　冊府元龜曰賈至爲中書舍人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

冊府元龜曰賈至爲中書舍人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宣詔令又曰崔敦禮爲通事舍人辯於詞令容止閒雅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奬錫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又曰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省閱

雅諳姓氏　冊府元龜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

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

冊府元龜曰房元齡爲秦府記室參軍出入十年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

元齡表奏　冊府元龜

元恭文翰　冊府元龜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冊府元龜曰孔帖薛元恭秦王爲皇太孔帖曰蔣沇遷大理卿持法明審又曰獨孤郁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郎仍領選銓法文武不可挺議鯁固

持法明審　冊府元龜

挺議鯁固　冊府元龜

銓法文武　刊具圖書

冊府元龜曰韋述爲集賢學士與李邕等撰開元文纂刊具圖書

銓法文武　冊府元龜

刊具圖書　冊府元龜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冊府元龜曰馬周字賓王爲中山堂肆考曰馬周字賓王爲中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論事援引古今舉要刪繁文本稱馬君處劇若閒

舉要刪繁　冊府元龜

處劇若閒　冊府元龜

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東都事略曰李諮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視其草欲易一字不能也

不能易字

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不成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此必不可成之決不可生之地時以爲至言

以爲至言

逖典詔誥張九齡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

運五十萬斛

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吳三年登焉又曰殷侑爲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章

上八十四章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初李絳爲度支轉運使

以古義爲的

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又曰梁杜曉開平初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

得王言之體

冊府元龜曰齊澣爲英宇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

范祖禹講官

蘇天爵學士

經濟類編曰范祖禹在邇

爲第一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揖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察無所

才過職棲鸞

屐驥足

王濬辟仇香爲主簿謂曰宇濬不討陳元之罪得無少鷹鸇之志乎香曰以爲鸞鳳濟乃謝曰卧棘非鸞鸑所栖香在荊州以士元爲棗陽令在縣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名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爲治中

趙魏老

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晚字公綽爲趙魏都長蜀先主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將戮之諸葛亮曰昭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縶之乃不罪免官而已

人浮於食

位不充量

漢書禮

過猶不及焉

用牛刀

屈而未伸

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割

鷄焉用牛刀

增割雞

捕鼠

冊府元龜曰顏師古隋仁壽中爲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藐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白居

拘下位　處賤官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乃棄官而歸記纂淵海曰賢不羣雖處賤官而有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楚丘主簿王曾識其有公輔器

器宏者恥效小圭撮之任　足逸者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渾行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曹子建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是尸祿也晉庾峻上疏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紀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人以器之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素餐也尸祿高涖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綽之用不可以爲大夫

時爲御史大夫元載特權會殿中侍御史陸堪等密上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鞫托疾避其事

大夫

又曰敬恬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又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居相位當謂人曰處事不宜決斷明白但漠後以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糊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睿旨上可否旨云領睿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睿旨也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冊府元龜曰李元素憲宗時爲御史大夫以名望自拜中外聲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又曰李翊文宗開成初爲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翊爲人疎易不稱此官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楊師道爲吏部尚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冊府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爲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

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頗爲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偏駁用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又曰周景範世宗顯德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爲人厚重剛正然剽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

才過職不稱職附

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君子得輿易剝卦上九文辭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廬舍也明在上之位唯有德君子則爲下民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爲之蔭庇也飲食衍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衍衍飽樂也素空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俸非素飽也類使類能而使之

良授官人存政舉其人存則政舉

授方任能量能授爵任器使君子使人也器之

修其方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謝

息守不假器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猶焉往曰挈瓶汲者喻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佐天子理陰陽史記云周勃爲右丞相文帝問勃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於技巧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史稱其職漢書贊曰孝宣之治牟融爲司農稱爲名卿東觀漢記云牟融字子晏爲大司農世明達漸名卿

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又云樊準字幼陵爲御史中丞

非法百姓
官僚震慄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紀陳蕃爲汝南功曹云云 拔貞實斥華僞 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乃至長吏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魏志鍾會爲大將軍府管記之任時人皆謂之子產

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尚書濤云官人稱允

居位持重爲任 晉書云山濤甚以魏舒領司徒有重爲任職臣

職臣 晉書云山濤甚以魏舒領司徒有重爲任職臣

徼立成 又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說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王詞義甚美王以爲記室參軍每造檄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稱旨

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陽侯杜預傳云預以天下既定乃銷鋒鏑偃武脩文上表曰臣聞聖人利民外以救邊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國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撼天心 潛確類書云隋趙綽爲大理少卿文帝令斬二人綽曰當坐杖殺人豈之非法上曰無關卿事綽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木不動者當退撼木上乃止

克專弓冶 冊府元龜 卷四百二十九 政術部 四

克專弓冶 晉書云杜預爲安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如晦爲吏部尚書掌選引用賢良甚獲當時之譽

白魚表 又云薛牧爲天策記室參軍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牧爲獻表牧援筆立就不復停思

有當時譽 又云薛收爲天策記室參軍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 又云侯君集爲吏部尚書出爲將領入豫討謀有當時之譽

習舊事 又云鄭正一爲平章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明習舊事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爲吏部侍郎與敬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人得歡心 又云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甚有能名 又云許景先開元中爲中書舍人知制誥以文翰見稱又云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中爲中書舍人知制誥以文翰見稱又云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匆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當江淮租庸使

詳而

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復貞觀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姚崇爲中書令宋璟爲吏部尚書崇及璟遷補平允委用庶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爲復貞觀永徽之政也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顏眞卿爲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重撰諡冊樂章 又云吳通元與兄通微元初爲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紓爲昭德王皇后諡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皆不稱旨並詔通元重撰 不失錙銖 又云陸贄貞元中爲相精於酌裁斷不失錙銖 彈劾違敎 又云齊澣弱冠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敎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水爲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 美容儀 又云姜柔遠爲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八十不衰 又云裴矩爲民部尚書年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羣僚側息 又云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爲果敢略無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側息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紀綱復振 王言之最 又云孫逖爲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 銓敘人倫 又云楊纂爲吏部侍郎銓敘人倫稱爲允當 以公當稱 又云于邵爲比部郎中嘗署考第于吏部以公當稱 一志農戰 又云令狐彰爲渭州節度使瘡痍未復城邑令狐彰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救黎庶 因人之利 又云令狐楚爲北都留守兼太原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詞藻之美 又云韋承慶爲雍王參軍府中文翰又云韋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振職 孔帖云高武累進吏部侍郎人皆出於承慶振職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明銳果於事善其振職 有大臣器 又云韓皐資質重厚有大臣器 以稱職 又云裴遵慶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薦張次宗 又宗諤左右史立螭頭記奏對崇閑成初爲起居舍人文誥退帝召見甯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次宗以稱職

無易珙才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天子思革其弊知崔珙治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

有當官之稱

唐書云李憕驟歷兵部郎中憕有吏幹明於凡案甚有當官之稱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字明敭轉刑部侍郎時天下多故法寺議獄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詳決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節將屈服

冊府元龜曰晉桑維翰爲侍中嘗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慶曆四諫

問奇類林云慶曆中余襄公恵公王懿敏公歐文忠公蔡忠惠公爲諫官時人謂之四諫

撰會計錄

王海云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撰會計錄悉修具以聞

鐵面御史

經濟類編云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施中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云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徙勞州縣可乎薦於武后

負且乘

孔帖云韋元少負智略武后稱制懼不調宜禄尉自傷位不配材又云趙元楷高調授左拾遺上書言天下事多所匡益時人謂其才過職位不配材

此公

坐也

唐書曰蘇珦調鄠尉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珦至府裁決明辨義琰顧慙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爲雍丘主簿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

易言不勝任

負且乘

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求賢致寇至

求賢

審官以資共理

冊府元龜曰唐温彦博太宗時爲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競訟盈庭彦博唯騁詞辯終日宣暢爲識者所嗤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唯騁詞辯

稱好鬚髯

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者帝曰房元齡謂何曰唯稱好鬚髯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周爲中書令帝欲用之周遽改之

非宰相器

孔帖云韋挺不禮馬周及言挺狠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

冊府元龜曰蘇瓌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信厚而無譽名稍減

無

事機務　不稱良史　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爲左庶
壅滯　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
勤苦然多遺　輕笑
漏不稱良史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
章待價起武力典選無　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起武力　又
銓總才朝野共嗤薄之　云
御史大夫當曰大丈夫
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　不能動搖山嶽　問奇類林曰
不適輪轅冊府元龜　唐韋思謙爲
公天中記云晉相和凝　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　曲子相
泊入相專托人收拾　焚毀不暇幹丹入夷門號爲曲　公
子相　子喻六十冊府　年喻六十冊府
公　聲氣衰憊同輩讌之以至宮顯　金椀玉盃盛溲溺
金椀玉盃盛溲溺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孫忌與馮延
已俱作相忌輕延已曰金椀玉盃　但書名
而盛溲溺可斗　又云五代宋帝命馬裔孫爲相裔孫
名而已　素未詣綠中書百職無能專決但書　歸田錄云楊億爲學士時草答幹丹
朽壤糞壤　書云隣壤交歡草既進眞宗自注其
則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
文書有所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
楊億不通商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
量眞有性氣　不通華　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金濤中三甲授安丘縣　永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不稱職〔附〕

稱職三　才過職

增詩　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
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蓟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
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竭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
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劒
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
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皆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
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
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濟）　平齊斬巨鼇（李師道）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自東都留守授北京留守）
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濶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
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
雋髦容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
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

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
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斐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編綍垂之而爲
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碑　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墓誌　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鉷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紈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園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巍巍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隰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胄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爲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輶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廊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鄙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爲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蔑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

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

興寢端憂坐向微燕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 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棄言入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爲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也 下詳前左師

增 橫劒 持杖 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奉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暠橫劒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還將自平朝門入前驅既至城門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如不可開旦名滿聽進位二等 批 素紈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救 經濟類編曰司馬光論張方乎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鑿 不越樽 淮南子曰軸人各守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 不可得昱 請先殺臣 資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補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尹京畿非抑置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

得又曰司空于頓索賂事覺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駁駙馬糾道士上詳第三條詩文冊府元龜曰後唐莆光逢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爲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中道士許嚴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卿因此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糾之伏法令殺犯法欲斬私役冊府元龜云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爲殿中侍御史有鄒令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云狄仁傑爲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范懷義並爲砍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于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臣所以不敢奉詔懷義除名王澈伏法冊府元龜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爲大理卿當以開

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自有樂官任此是待詔職冊府元龜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對曰陛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世不失職

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及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各止其位

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艮爲止象曰君子則艮所處各止其位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不移官鄭元注云執技專其事也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

子蹇之　不謀其政　論語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左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恪居官次　左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名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眞守法臣　韓非子楚王急名太子門天雨庭中有棗太子遂驅車至節門庭理棗受擊其馬賊其駕太子入爲王泣請誅王曰前有先主而不論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吾守法之臣乃益爵二級　妻爲組善吳起使歸　韓子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不待三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士不兼官　慎子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譬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鹽鐵論云猶馬不馳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　吏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幸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而回車　奉職佳吏　吳志呂蒙當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郃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蔡遺所白蒙當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顧雅思廉侍王　冊府元龜云姚思廉初仕隋爲代王侑侍讀屬義師平京城府僚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通鑑云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多異　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爲吏部尚書元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官是開徼倖之路由是稍忤時宰　作魏

徵段秀實傳唐書云李翺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行狀多是門生故吏欲虛美於實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道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從之剛正守法府元龜曰崔沂梁開平中爲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之爲

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敎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之

獨擊鶻又云王懿敏公素臺憲風力愈勁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眞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鶻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願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以婣人得生

越職而言罪也宋史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天中記云袁極字機仲爲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詩

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孽臣妄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鬧傳平原城辟堅穴鼻可以牿牛馬譬如灩澦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

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 賦唐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爲將之名足使他將顏厚餘兗股慄戈鋋有耀歷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絶漠笑兒戲於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 敬慎 薦謹 冊府元龜曰吳凑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編歷中外親要之職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劉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謹慎所致也又曰削稟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稟外無知者

焚制 冊府元龜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稟外無知者又曰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 載舟 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也庶人者柰何不敬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虎變 鼈行 關尹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淵不垂堂 史記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匡不乘危而徼幸

有二乘 慎一 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子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行惡道也 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龜曰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 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學士在朝清慎介潔不起黨與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

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連日不得上道又曰王綰貞元中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綰未嘗漏洩亦不務矜衒　他皆如是　然猶如此漢書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　行如繩墨　手執圭辟說苑曰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語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辟足履繩墨　未嘗被奏　復有何憂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爲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慎　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當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　韓非子曰唐豁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則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豁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婁妾　漢書　翁叔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女不敢近　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　龜甲府元龜曰楊師道爲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亦不談人之短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嘗臧否　漢書曰霍光字子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李康家誡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阙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吳湊

大曆中爲金吾將軍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元和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裴垍垍小心謹慎甚稱上意　龜甲府元龜曰吳湊章敬皇后弟又曰裴垍謙謹偏見信任

戒慎二

增 衣袖易曰六四繻有衣袖終日戒

原 唯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忧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昔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東躅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敬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重范文子言　范武子謂文子千人怒必獲毒焉無所用輕禍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備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不敢以嚆貔有爪而不敢以撅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　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問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增　不答温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慎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慎乎所不察申鑒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　動斯得楊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臨飯不取摩避嫌也　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冊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未嘗有過　比之金日磾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　不敢獻名馬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　誠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窗穽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雖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施施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魯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名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思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生祠附

原

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後漢杜詩爲南陽守人懷之歌之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　蜀諸葛侯瞻亮之愛人也蜀人思亮而愛瞻前漢名信臣爲南陽亦有遺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葛侯所爲也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被徵吏人羣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初率賦錢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貢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

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暉故自扶奉送寵爲取一大錢受之 增 揮涕 割耳 冊府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爲雋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又曰陽嶠爲魏州刺史歷兗州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竊

鐙 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甍四州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冊府元龜曰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觀察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鞾竊鐙者 臥輪 毀橋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宮吏至臥輪斷鐙塹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又曰袁象先爲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温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又曰張乖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齋請知府凌策發開所留文字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齋

乃畫像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非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僊遊閣爲之立祠 奔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冊府元龜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史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衆 又曰嚴郢爲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己陰令御史劾郢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百人將詣闕救郢德宗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平元和中爲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又曰崔務智爲博州清平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詣闕請吏留一年制許之

絃歌薦食 縞素送喪 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渙爲洛陽令卒民思之爲立祠日用爲并州刺史爲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童稚十餘歲 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韋景駿爲肥鄉令後爲并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

犒餞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未生何慤勲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爲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

原生祠　杜軫　荀昂　石相

晉杜軫爲池陽令爲雍州十有一縣最百姓爲立生祠荀昂爲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石相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爲立齊相祠漢欒布爲燕相燕

祠　欒公社　石慶爲大治齊間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

又遷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晉李琪表　廷珪撰

琪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爲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又曰韓遜嗣襲靈州節度使太祖詔部民請立生祠堂琪表碑文以賜之廷珪撰碑文

讓祠數四　唐府元龜曰呂諲肅宗上元中爲荊州節度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奧墳地移祠立之又曰李穀初仕漢爲陳州刺史廣順末宛丘縣民稱穀惠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爲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　附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亡　陵其化敬其樹　毛詩　思其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　說苑云子產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產爲鄭相死　婦人捨聾珥良人

弛琴瑟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　思藥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之思名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向左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鄒穆公死　婦人拱珠瑱大夫釋玦靳　遨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　沽者不警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已上並鄒穆公死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循吏傳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云云　民爲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爲蜀郡縣小吏也　民共立祠至今不絕又朱邑爲桐鄉嗇夫云云　南陽爲立祠又名信臣　過塚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肜傳曰烏桓鮮卑追思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思其人至其鄉東觀漢記東平王東巡狩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號哭或至勞面流血汪云勞劉也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蒙爲洛陽令　吏民立碑頌德記迹後漢崔瑗傳瑗爲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思劉劉陶爲順陽長病免人歌之曰恤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增制服行喪後漢書張綱傳云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爲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遥造嬰壘申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行喪

原汲民爲立祠崔瑗

增起廟圖形潛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爲都水掾修鴻隙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與鄧官爲起廟圖畫形像

原吏民立祠魏公

增刻石潛確類書云賈

達宇梁道爲豫州刺史及卒魯人思之爲刻石立祠

記諸葛亮初亡 西土樹碑見者皆拜 晉書扶風王駿 見碑悲感又羊祜傳云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市人爲散舉市皆哭 荊州記云羊祜在荊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 見樹哀泣 晉書孫晷卒 增不許赴哀 冊府元龜曰劉師服爲雍州刺史初敦頤爲雍州長史甚有惠政百姓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 棠棣碑又云賈敦實兄敦頤爲雍州刺史初敦頤爲雍州長史甚有惠政百姓共爲樹碑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兄碑之側人呼爲棠棣碑 帝親製遺愛碑 又云崔圓遷劒南節度使初間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舍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牀帳咸如宿設帝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金魏州人思 金史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所至有遺愛 又云王賢

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表公政人云表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者鰥寡遮道不得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必不敢易表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 述其遺愛 又云薛瓊爲萊州團練使卒本州百公遺愛碑云臣廩崇創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 得蓋藏之宜 輿岐權德識面者泣 冊府元龜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漁陽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泣 聽留周歲 又云李承約初仕後唐爲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政術部

化又聽留周歲 又云郭延魯清泰中爲復州刺史未嘗斂貸及秩滿百姓巴邛蠻蛋不敢犯境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 攀轅遮圍 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轅遮圍者不能去 聚哭柩所 又云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汝近畿輔郡人聚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 父老垂涕 又云周翟光鄴

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遥奠將葬詣府乞留神柩葬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醊

原 生祠 獄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爲縣獄史決獄半郡中爲立生祠

朱邑爲桐鄉嗇夫屬其子曰我死必葬桐鄉後葬桐江從事以單馬譬降蠻山賊民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張任並立 張奐爲武威任延爲九眞並立生祠

至孝配社 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立生祠鼎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

並立 陸雲爲浚儀令弟義成軍節度使開平四年軍府官吏僧道等立生祠

兄弟

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

廬江立祠 後漢鄭果立祠

桐鄉立祠 又云李鼎爲鳳翔尹百姓又云馬殷爲武安節度使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許之

人吏爲立 册府元龜云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

優詔許之

禱祀

詩 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裹長紅洗珓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狀 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

勳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峴山有墮淚之思竊以李某纘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縠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隣敵自止其南牧況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功之請

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餉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嗥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

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起鼙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纔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既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

煢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公邑二千户方倚以敉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於州閭境相弔童子不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

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
邦之士嗟嗟稱蕪侯聞笑曰蕪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
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
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
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
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
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
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
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驌馬皦

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
惟弱是扶閭俾苞苴累我名節爾泳雖清我行惟潔堂
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
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
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礱視我茲刻

增 碑 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
帝名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嬖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

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産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塍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所過餉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遥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鬚鬚侯戾止兮珮玉琅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苑苑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倏東皐兮忽南敫溪有鱷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浮梁山

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狡之詆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鷙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鴟鴞翱翔兮鷹鸇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饕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顏天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觀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增 書事 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

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問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侯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衆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驗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問日暮至豪民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譸使君使罷汝罪宜死

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不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召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平

異績一

增 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熹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錦繡萬花谷曰嘉祐中河清縣知縣王元規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二奇場卸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例不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兒頑兒六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不孝不敢爲九奇鄉村

句追 削課制 毀檻穽 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東遊渡江又曰法雄遷南郡太守有雲母數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嘗募張捕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穽不得妄施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囚相率而遷 妖不可久居

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調補臨淄令歲夕攄行獄曰卿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攄悉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錦繡萬花谷曰李谷曰唐李杲遷洛陽令令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聞者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其妖也

異績二

原 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及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潁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黃霸臨潁川八年治

有異政鳳頻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後漢書吳祐傳云祐爲膠東相九載治有異政東觀漢記郭賀爲荆州刺史治有殊異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治有殊政後漢書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績

治績尤異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秋中二千石

增有治縣譜齊書云傅琰父僧祐並爲山陰令父子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

幼女搏猛獸冊府元龜曰劉賛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拾拾於叢林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觀察使韓滉奏爲異績加金紫之服

百姓祈佛經濟類編云唐宣宗校獵於渭上有父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拾遺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爲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爲之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增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賦　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奉斧鉞志清煙塵堅疎勒之辟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窗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闕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灌灌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行狀　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政術部九 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求備 推美下吏 棄賢 敬賢 施惠 賑卹 得民 擅賑貸(附) 不拾遺 求羅 興利 方略 勸課

禮賢一

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揔 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名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伯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元纁之贊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問關播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睿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跼蹐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禮賢二

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詣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鞬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爟火纍以犧假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增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羮履無怵惕

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增漢書曰初楚元王交禮待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强諫反雨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遞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原魏志曰鉅鹿張導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導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

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增事文類聚曰劉驎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爲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晉書曰元帝遷鎮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軼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顒顒實在
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
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
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
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
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
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
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
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待讀
范冲薦尹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
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
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
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
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
明太祖爲吳王時既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
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
入見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築臺　懸榻　郭隗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隗始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
攻術部

名特爲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宣之案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引車見朱亥 避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爲夷門抱關公子欲厚遺之不受乃置酒大會侯生曰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公子乃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立公子顏色愈和 漢書曹參爲齊相聞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 降尊就卑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易 同牀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蜀志云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增 栖筠執經問義 唐書李栖筠拜西都團練觀察使增身執經問義 元史吳澄字幼清力聖賢之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惇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門傳虔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候其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吾將見之至貴人之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間年未當踰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又曰章惇在樞府將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書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鬻故謹其始以爲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公蹕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眯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歊駕乘下澤車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又曰樊澤爲節度使時孟浩然墓碑壞澤乃更

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躬至簿廳。

獨拜牀下 宋史呂午嘉定間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于午午守張忠恕浚之孫也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彩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類聚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事文

延聘何基

師禮王栢 宋史何基字茲山婺之金華人從學于黃榦榦門人多顯者獨基守師事榦榦亦不以師道自居基亦不敢以弟子自處榦固篤實絕類漢儒基亦謹守師說榦沒基築室于金華山之北麓講學其中四方來學者日衆榦之壻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某與建人徐幾同理宗立授史館校勘終又曰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王栢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之者德皆執弟子之禮。

李密修弟子禮 彌遠

置人才簿 唐書徐曠字文遠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惕之鄉黨稱其孝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髡矣無能爲也後歸高祖 宋史呂午爲烏程主簿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出迎。

還刺不通 書幣不啓 北齊神武東出李元忠載其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擧觴自飲神武遽見之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餔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武遽見之宋史蘇雲卿結廬灌園少與張浚爲布衣交者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灌園及浚爲相馳書函幣屬豫章帥及漕臣親造其廬帥漕乃浚爲相馳書函幣屬豫章帥及漕臣親造其廬帥漕乃屏騎從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士鉏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漢書一冊遂叩其鄉里曰廣漢人翁當識之且問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且問其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共濟大業因出書幣實几上請共載不可期以詰朝旦暇之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禮賢四

原吐握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瀝埽任延爲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三公連辟不到延瀝埽其門遣功曹奉謁相望于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生死備錄遂署議曹祭酒尋卒

屏後記語孟嘗君在薛每待客坐語屏後侍人主記與賓客語

車下伏謁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遭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因問曰富貴驕人乎貧賤驕人乎子方曰諸侯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貧賤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無忌下士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謙而禮交之士爭往歸之諸侯不敢加兵于魏

董允下士蜀志董允禕費禕典中軍期遊燕嚴駕已辦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將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舍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禕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執轡愈恭

倦不敢息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當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

特設一榻後漢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爲設几杖後漢鄭元傳云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元而辟之元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起客館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舍上舍戰國策云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靖郭君不聽靖郭君大怒曰劃而類之爲人也多就門人弗說士尉以證之爲之于是舍之上舍之日暮進食長子御之曰暮進食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

公孫虛館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往遼東投公孫度云公孫度云遼東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駕車而往典略云范蠡楚宛人被髮佯狂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曰士

而往

擁彗先驅史記燕昭王詳後

躧履起迎前漢雋不疑傳云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躡履而起魏志邴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皆來迎今日明旦度將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躡履而起遠出迎原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渴之心謁訖而出

屣履造門後漢書鄭玄傳云孔融深敬因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衣不及席續漢書文信待賓皇甫規爲人好士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田伯好士韓詩公

淮南養士前漢淮南王安

子愛客魏曹植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寫范蠡之狀國語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進于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于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禮徐穉之墓吳志先賢徐孺子云豫章人也家貧親老不仕屢徵不就太守陳蕃每到官先訪賢者而後修政常特設一榻以待之去則懸之

軾段干木之閭新序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朝隘巷之士戰國策李斯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見窮閭之士韓子云趙文侯在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倪寬畢體下士前漢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畢體下士務

定國迎師執經前漢于定

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楚王郊迎至舍齊王

楚楚王郊迎至舍齊奢

迎之於門戰國策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見斗爲好士于王何如使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

接以師友之道後漢班彪避地河西以拒隗囂及融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名入見舉司隸茂才

待以交友之禮吳志虞翻歸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周公下白屋之士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敬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

齊桓下布衣之士韓子云齊桓公

平原君側行襒席史記騶衍重于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燕太子側階迎光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

九九薄能因爲禮之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

分之善莫不加禮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不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心折節後漢袁紹

倒屣迎之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賓客所歸傾典略荀生

聞粲在門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嘗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晏聞弼來倒屣迎之世語云何晏爲吏部郎時賓客盈坐聞王弼來倒屣迎之　愛士好賓盛修肴膳後漢崔瑗愛士好賓盛修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産　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晉書王渾爲安東將軍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拊循羈旅虛懷緩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前漢于定國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載填接閴陌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後漢袁紹姿貌威容愛士與共食出與同衣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從子罕來復名子韋而貴之子罕亡子韋不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貴于君之善子韋也君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

樹以從我者矣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蜀志先主傳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云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魏書劉平結客刺其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備備不知而待客無所揀擇衆多歸焉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吳志太子孫登傳云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休等或同車而載或共帳而寢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蜀志張飛傳云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笞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貴而能降　降心相從白帖　幸異其禮漢書東方朔對武帝曰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結襪漢書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常名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釋之跪而結之諸公賢王生而重釋之　延置上坐後漢書趙壹字元叔舉郡

上計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元叔獨長揖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鄙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訶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二千石不如縫掖

後漢王符字節信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曰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攜手而還命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復令就家致聘

唐書李懷光辟李建中時張鎰爲相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士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令州縣詔除集賢院直學士不勸復令州縣史以絹百疋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

破械致禮

唐書李懷光辟李反鄜與高郢刺賊虛實白諸朝懷光覺破械致禮表佐其府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

獨引同榻

唐書李擇言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

視若布衣交

李栖筠太守李幼卿視若布衣交

請爲忘年

交

唐書陸贄調都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

使我急

賢詣子

沈傳師字子言父既濟有良史才拜左拾遺傳舉進士時給事許孟容禮部侍郎權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我故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賢詣子不可使我急

幕下安得此人

唐書封常清投牒高仙芝竈名僕中及靈譬遣仙芝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驚及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僕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先進皆與鈞

禮唐書天寶初薦顏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友

唐書李泌年九歲時名見張說賀帝得奇童張九齡尤所賞愛常引與語異之遂知名

禮賢

唐書天寶初薦顏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友

唐書李泌年九歲時名見張說賀帝得奇童張九齡尤所賞愛常引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安勸九齡謝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安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鈞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

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歎美者乎九嶷驚跋容謝之因呼小友

拜以三老之禮

崔鴻北涼錄沮渠蒙遜令曰祕書郎中燉煌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光區內可授元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

待士以布衣之禮

後秦錄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爲令錄十餘年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授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論政事

詣門禮士

宋史孝宗朝王十朋歷知饒州夔州湖州所至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識其車音

宋史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邵雍堯夫恒相從遊爲市園宅雍出則乘小車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

豈得吏之州縣

宋史湯漢字伯紀知名當時眞德秀在潭致漢爲賓客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廷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上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

軍中事

晉言漢今海內知名士顒陽王忠民數言邊方利害於朝以師禮宋史靖康中累召不至高宗渡江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鄉留車中事以師禮

首禮名士

元史陳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果李微薛元咨訪治道商略古今

執饋左丞

又曰董士選延吳澄于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待之若賓友

又曰元明冠遊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

折行輩與交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惆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受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

省臣皆呼先生

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此行必致葉李

又曰葉李字太白南宋末以太學生上書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名上世祖大悅即授浙西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李乃幡然就詔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

虞集折節古學

又曰虞集爲學士時凡省臣宣憲爭辟之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相威諭之曰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折節下之 宜居師範之選 又曰陳旅字衆仲爲閩海儒學一見奇之與俱至京師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嘆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與雍古交口游譽以旅博多文宜居師範之選 博學 安車召之於家 又曰耶律有大德末朝廷酒以親老辭職歸大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于家 尤深於易禮春秋至元七年與許衡并召恭懿不至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師 皆以賓禮延見 又曰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間進士隱處州里教諭學者凡居南昌者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 屬僚待以上客 又曰劉賡至元時累遷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至賡則待以上客 密請勿殺孝孺 明紀事本末燕王發北平僧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首肯之密諮口南

任賢

原 好士則至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言遐矣夫劒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 用才棄邪 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尚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授方任能 春秋傳曰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拔賢舉善 法南先賢傳聰哲仕郡爲功曹云 舉賢用之 韓非子云鄧國書者夜書火不明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舉賢而任之燕相白干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干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選吏委任 王隱晉書云王戎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吏委任責成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山濤爲冀州刺史 招聘隱逸 後漢岑彭爲魏郡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 檄爲文

學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爲文學掾安平趙
孔曜薦輅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
忌仰觀天文則同易則齊思季主
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皐輅宜蒙陰和之應得
及羽儀之時徽於
是辟爲文學從事名
重辟鄒惇東觀漢記鄒字君大
舉劉毅晉書劉毅傳平陽
太守杜恕請毅爲
功曹任以郡職後漢劉盱其
陰代其政後漢韓稜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
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
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
持原之風聲大行
用良吏王渙鍾顯云云州境獲
寧王隱晉書云王仲
秤琅邪人爲別駕
節而損干雲之梓善用
以名行之不著而遺治世之才
不遺治世才抱朴子曰善用木者不以棗寸之盤
所至聘賢士漢書韓
延壽爲

潁川守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
聘其賢士納諫爭姦人莫敢入界拔孟嘉爲勸學孟
傳云嘉
庾亮辟李固爲中郎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
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
郎固舉爲良輔帝委重焉董昆清約守
貧署上計吏會稽先賢讚顧和體履平貴請爲別駕王丞相集
以顧和爲別
駕宜得其才龐統州里所信名爲功曹荊州先德傳
郡太守以龐統有
重名名爲功曹晉書任旭傳云任旭立操清修請爲功曹
旭兒童時勤于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
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
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
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陸續爲功曹郡內大治
陸續傳云太守王朗命爲功曹續承
稱青土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基亦
以孝稱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

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署鍾離意名意署爲功曹用岑晊爲功曹褒善黜惡後漢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以趙勤爲功曹委以郡事東觀漢記趙勤南陽太守桓虞用爲功曹委以郡事引華譚爲從事以爲賓友晉書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隣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南陽宗資主畫諾弘農成瑨但坐嘯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拔用武官無非俊傑世語云夏侯元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

參戎衙門無非俊傑政事所施意爲節度鍾離意傳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刊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管子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蜀志用沈窾補儒林祭酒北堂書鈔擇局僚宋史司馬光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名爲局僚從歷四鎮唐書元和中李石擢進士第辟李愿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爲吏精明愿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爲行軍司馬愿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表名士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諡名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辟郡人元史曰至正十七年識鐵睦爾陞石抹宜孫行江浙儒學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而宜孫又辟郡人胡

琛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討皆殲殄無遺類是時天下已多故浙東則宜孫在紹興爲稱首

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嘗擇郎吏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多事如是足矣故所莅以蕪靜稱

日醉廢曹事　漢書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

求士爲已重　唐書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其才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于遺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知其主之事若受其請之使恩歸于上

荊州老從事

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

少年

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之曰君年少無廢書安石不對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及嬾公堯安石挽詩有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哭靈輀猶記魏公年少之語也又入瓜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少年

據案鈎視簿最　唐書呂諲開元末第進士調寧陵尉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諲獨顏然據案鈎視簿最翰益親之

坐曹躬決案牘　元史曰張昉爲掾有執左道謀不軌者逮捕詿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曹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決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

學　唐書薛珏名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檢覈一委士人　劉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嘗言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

時選 幕府一時高選 李樞鈞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裴胄器之白樞鈞取胄爲支使 僚佐極當時選 沈傳師爲觀察使初釋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表高適爲兵曹 高適解褐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官客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騎兵曹爲翰掌書記杜甫贈以詩曰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士安屢典記室 宋史宰相進士時邠帥楊延璋辟幕諸王出閤慎擇僚屬士安以書趙贇漢安遷冀王府記室參軍 廣漢任新進年少 漢書趙贇漢爲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纍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 劉晏署新進銳敏 唐書劉晏所用士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任者晏但以廩食奉之 大者爲棟樑小者爲榱桷 宋史宋太宗嘗謂樞密使張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

故檢覈出納一委士人 吏惟奉行文書而已 幕府皆留不徙 唐書鄭士美字和夫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眞潞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 職事往來效忠 宋史崔與之帥淮東辟洪咨夔置幕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乃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 決遣郡事而行 呂午調當塗丞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至僑貽書貴誼午始行 府中事悉以咨 范如圭登進士第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漸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 幕下開府極一時選 唐書郗士美字和夫未冠太祖起兵時定遠人李善長掌書記盡餽餉甚見親信 明紀事本末 甚見親信 來謁留幕下掌書記 唐書武元衡代高崇文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

擇羣材大者爲棟
樑小者爲榱桷　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

唐書令狐綯入翰林爲學士他夜宣宗召與論事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舍此孰先　爲官擇人爲人求治

建中時齊映劉滋爲政蠹叔倫言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繫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　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憲宗謂李絳曰何以知其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于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十七夫任官而辨庶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詞

原　嘉魚詩序嘉魚樂與賢也　干旄又云干旄美好善也　國寶賢國之寶也

善寶禮以善爲寶　五百五百年一賢人出　二八舜舉八元八凱　致堯舜致君于堯舜　得君平嚴君平矣雄曰此人可見而不可屈也　論士告王禮記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以賢制爵周禮則人愼德　燕昭築宮燕昭王爲郭隗築碣石宮詳禮賢

王褒作頌王褒作聖得賢臣頌　齊照千里齊威王曰四臣將照千里　鄭有三良管仲曰鄭有三良爲政未可間也　遺珠唐書狄仁傑初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拱辰宋史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時羣盜四起十餘戰卒以計達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百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以李植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北萬兩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北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談倡之 屈公數旬 韋思謙貶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徒勞州縣 韋安石爲乾封武后授繕部員外郎 以恩終始 張一考功員外郎嘉韶嚴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得一張齊賢 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爲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 得喜擢陳同甫 宋史光宗紀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既知爲亮則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時號得

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 材館錄 孝宗朝虞允文爲相簡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士如胡銓一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皆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 夾袋中 乾道中施師點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慳嗇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太宗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親擇吏 唐書貞元時柳渾爲相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名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帝喜得人 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 置章再拜 張逸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薦逸知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眞宗雅賢泌他日引對再名問者用泌薦也 備疏于朝 紹興末王剛中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 引天下士 唐書張說爲相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治王化粉澤典章成一

才唐書韋陟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為舍人與孫逖梁陟並司書命時號得才　翕然稱得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吾落魄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筆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原賢者能者周禮　繫之維之詩　禹稱善人　衆多君子　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吾與點也白帖

知人一

原其難　不易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王佐才

方伯器　袁山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至司徒　魏張既字德容兒童時馮翊功曹殷游設賓餼請之妻笑曰童昏小兒殷曰方伯之器以子楚訂之後既薦楚吳興太守　鈍司馬德操有知人之樹下自晝達夜稱之為南州冠冕　種冕為縣門下吏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知人歆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以五應之欲自用一人清善者以報國爾助我求之湛送客至洛陽郭遐見冕曰得孝廉矣歆曰當山澤隱滯此近洛陽門下吏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出山澤歆名冕事辭對有據遂舉孝廉　交小吏　鄭弘字巨君為深奇之署督郵　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坐交結而別功曹以為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　分財不及　拔士咸稱　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苞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後漢郭泰字林宗許劭字子將臧否人物嘗稱具許　褚裒指孟嘉　鮑叔知管仲　晉孟嘉方年幼知名庾亮郭之鑒政術部

大會州府吏士嘉坐甚遠褚裒問亮聞江州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亮大笑得嘉史齊桓霸者管仲之謀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始以智天下不知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知終因德進

增 日角珠庭 凌霄聳壑唐書李珏甫冠舉明經舉進士高第宋史錢若水有人君凌霄聳壑之表

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

倫鑒見王曰每曰王君才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鳳目唐書岑文本當對所親言馬周曰君論事會文忘倦然鳶肩火色上騰必速恐不切理聽之令人忘倦

鳶肩火色 黿頭

能久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素輕載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黿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知人二

原 當至卿相 石苞字仲容爲縣吏會謁者郭元信奉使御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乎

後果輕薄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燿上京三否以爲子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恐小道破大義公宜察焉膺然之後果輕薄並以罪廢棄也

令見妻子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不其丞薛宣還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恐惑兄弟 魏曹爽秉政用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等爲爽部尚書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內銛恐惑我兄弟

知人則哲 詳上知人

舉爾所知 仲弓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曰可也簡子曰何必自己知己知人也

者智 老子知人者智

患已不知 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自牖占胡廣 後漢胡廣爲南郡散人歲終雒陽救災助求才雒陽會諸吏太守法雄子真知人子真自牖間占之乃指廣白雄遂舉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

舉爾所知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解驂贖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不謝入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罷衣冠以謝之石父曰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也

子桑能舉

善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竺兄穆別族 拔友爲二郡守第五倫字伯英爲宕渠令顯以清潔稱 舉吏至二千石第五倫所舉吏多至二千石世以爲知人 子桑之舉孟明子桑公孫枝 叔向之知鬷蔑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立堂下一言而善若不言幾夫子矣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並魏太祖

增 公輔才唐書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也博綜經術爲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汝貴不疑 清廟器崔渙博陵人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特擢試渙尊銘謂曰子于時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于齊卿齊卿曰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引與同列 今却訴崔汚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却訴也 皆銓衡裴行儉在吏部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銓衡 名位似吾宋史富言者呂蒙正容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勤業遠過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卿也 資送計偕陳恕少爲縣吏折節讀書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與計偕 一日千里唐書蘇頲除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君是也 衒玉賈石貞元時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兵部侍郎柳渾曰是夫街下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爲賊縛 識囚伍于志寧歸高祖參謀議薛仁杲平識褚亮于囚伍中引與同列 重有容此其貴也

晉相異常宰輔之器也　待之加禮　唐書韓滉初判度支李晟以神將白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　長其知人　相裴耀卿爲户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　知人最深　宋史陳薦字彥升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薦于進勇于退嫌疑間亹亹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祕閣校理　不媿知人　陳南頁士悉被黜退而所取以王曾爲首時議稱之每自歎命世才也不媿於知人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仁傑愧已而歎曰公盛德不逮也遂外論謂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肖耳　誠知人矣　唐書武后嘗問狄仁傑曰嘗問王安國曰卿兄秉政外論太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甚耳　知人不明　宋史神宗千衆童子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遷秀見賞義方嘗曰五百歲賢者生于宜當之因改

今名而果然　十年至節度　盧齊卿拜幽州刺史張守珪隸累教厚遇之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

不求備

晝寢不責　漢張敞爲京兆尹爲人輕嬓爲婦畫眉寢帝愛其才而不備責　病聾何傷　黃霸爲潁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與人不求備　書論語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及其使人也器之　使人也器之　戴其角者無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董仲舒云　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　魏祖令曰幕下置幕下悉不肖人帥蜀凡人才可用者章薦之往往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用所長不拘小節　宋史范成大顯于朝位　唐書王播爲西川淮南等節度使所署吏苟無大罪

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 寬假官吏 宋史劉湜爲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按郡縣苛東官吏人不得騁其稍寬假不爲改者繩治之 錄過薦才 胡宿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而當以監征權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請曰公固欲白上儻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 不喜攜拾小過 韓億參知政事每見天下自擇耳 諸路有奏攜拾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鎖之于盛世 過官不復撓退 唐書柳渾爲相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耶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異者

推美下吏

某吏所爲 張湯爲廷尉奏事即讞湯爲請即稽折而謝之也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吏賢者門因爲注言不用諸掾語故臣非知此奏乃監掾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 某掾所爲非二千石所及發于至誠吏皆輸寫心腹 得王生教 龔遂爲二千石推功美于下曰某掾所爲非二千石所及發于至誠吏皆輸寫心腹 得王生教 龔遂問何以爲理遂辭讓推美於上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曰臣議曹王生教臣耳 奪令長名 薛宣字贛君爲馮翊翊得罪人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任王渙 薛宣字贛君爲馮翊翊得罪人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任王渙 王崇字敬伯爲汝南守威聲大行入守司農和帝問何以治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旨而已 委陳蕃應嗣 任功曹

殺之賜中震怖唯主盜賊孫堅字文臺爲長沙長敕吏曰善治官曹文書以盜賊付太守也

此丞掾任馬援爲隴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侵小黠羌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擇丞吏任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之術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不苛細亂閨閣而理也

委別駕王祥呂虔字子恪爲徐州刺史委別駕王祥

任功曹岑晊詳任賢

貴言其能唐書元和初王正雅擢進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強豪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

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瑣瑣之職唯唯史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瑣之曰何至此瑣之唯唯史白積案數百崇義讓至逼人勿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時號霹靂手

何自晦裴瑾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

此公坐蘇珣中明經調鄠尉時李義瑾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瑾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耳

事必咨

元義方爲華州參軍歷京兆府司錄事

韋夏卿李實繼爲京兆尹事必咨之

蘭菊異芬

裴子餘少明經第補鄠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謀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術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

子孫相委

胡有廢者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歎爲不及

宋史陳俊卿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其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于是皆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推謝已而得其實問故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又資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

稱其善政

唐書韋陟出爲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

倚任掾屬

唐書韋元甫工書奏時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負推韋狀陟皆倚任之

委任僚佐

宋史錢若水所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

請以宮讓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郿尉坐事免長安中御

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輩頗知有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名見咨嗟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名見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岡反所攜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僉判宜居臣上見古循吏紹興中熊克知諸暨縣部使者苟興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暴知子文居而已乃今見古循吏紹興孝宗時章穎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爲亂郡僚墨而已乃今見古循吏紹興孝宗時章穎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有協贊功以掾屬爲賓友元史董士選文炳子也時言世家有禮法必歸董氏禮敬賢士尤至行省江西左丞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所有善歸之所部唐書薛戎爲浙東觀察使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家客馬周爲之馬周舍中郎將常何家客也何武人不涉學問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見大悅詔主簿錢勰爲之宋史宋璟傳直門下省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主簿錢勰爲之宋史錢勰傳勰以蔭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常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明日召對

棄賢

原無終 詩序權輿奉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 **不遇** 又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退而窮處 又曰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 **仕於伶官** 又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不得仕進退而伐檀 **不見維繫** 詩白駒在谷不見維繫 **娼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 **沈滯** 白帖晉陳壽字承祚遭父喪有疾使婢九藥客見之鄉黨以爲敗義及蜀平坐是沈滯累年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政術部 **不能舉**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也 **不得調** 馬融

字季長爲校書郎于東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也

親累不調 晉華廙字有才妻父盧毓典選難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

張安世字少孺有郎功高不調 張安世字少孺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不許已而郎遷言安世不伐功也

增素忌 唐書崔胤與王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即劾親用搏爲中官外應賕之

奇試 段文昌在憲宗朝數欲親用韋貫之奇試優寵不得進

外徙 蘇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賕吏州參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

臥家 宋史孝宗愛楊萬里之才以問周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作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也侂胄怒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

不用 眞德秀立朝奏疏無慮數十天下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時相益忌之輒擯不用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唐書杜黃裳爲侍御史爲裴延

勿貳

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 詩云棄予如遺 邁軸之歎

蔽賢

原 黜爵大戴禮古者諸侯不官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俱盡 竊位子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言不舉之在位 簡賢書簡賢附勢注簡棄也 棄德不讓 有罪管子蔽賢有罰 有罰蔽賢有罰 史魚自貶衛史魚知蘧伯玉之才而不能進死不殯於正堂以自貶 文仲不仁臧文仲下展禽仲尼曰不仁 增嫵白衣宋史陳師道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屬欲舉師道而朝中以白衣難之 棄奇寶蘇軾常曰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 皆下之唐書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元結皆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杜甫命尚書省試皆極諫劉蕡對策太和二年舉直言應詔而退 不敢取太和二年舉直言極諫劉蕡對策官馮宿賈餗嗟伏以直時第

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 束高閣事文類聚殷浩才名冠世庾冀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仕耳 不見省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疎之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商隱留詩厭事有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

原 賢路既妨 倖門惟啓 舉善且聞 懋賞蔽賢豈得無辜 誠宜見善必求 何乃知賢不舉

惠澤

原 德施普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養民惠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施惠散利周禮遺人掌施其惠散其利鄭元注謂恤民之艱阨也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 移民通財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政術部

弛力薄征緩刑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敢何翅仁惠者哉

仁足惠下　漢張湛詳威嚴

小民　尚書蔡仲孔安國傳云康安也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也

博施於民　論語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度民於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愛利爲行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爲桐鄉嗇夫燕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也

大小感悅　東觀漢記鄧訓字平叔爲護羌校尉諸胡俗皆恥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困者輒使醫藥療之差者甚多大小感悅卒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求福也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及其禍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視民如子　賈誼新書云鄒穆公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治有惠政　後漢書云張訓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

外播惠政　應璩與梁州刺史劉文奕書曰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于百姓要道過于諸國之鄉也

民懷其惠　東觀漢記云朱暉爲臨淮太守民懷其惠

吏民所愛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

愍哀病徒　東觀漢記曹褒爲城門校尉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糜粥

義葬流民　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蔡邕頌云哀此骼胔寬體孤魂遭水爲泥逢風成塵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　東觀漢記徐穉以時服葬以洛濱

手筆作議所活甚多　寵爲廷尉云

冬月斷囚夫妻垂泣　盛吉詳廷尉

女　太常趙咨賛云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云云

爲政惠裕　唐書開元初裴子餘屢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

以惠化稱　苗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

惠　劉晏天寶中補温令

利可紀　所至有惠利可紀

慈惠爲本　德宗時袁滋求外遷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

呼慈父　李桐客貞觀初爲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

平民呼爲慈父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

歛觀察使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

自曝祈雨高宗永徽中以祈雨雨大至穀遂登人歌之曰父母育我天聞田中致雨兮山上天聞君常在兮不患貧

有惠政裴琰之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

造舟以濟宋史蕭振微時居瀕江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名渭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乞爲南宋名臣

與民休息范應鈐開禧間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鈐名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瘼死崇修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

視民疾苦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爲嶺南轉運使以王明爲副使明徧歷部內視民疾苦若己遭使按視不決表逕古受命往

遂安還所侵田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

則悉還所侵民田民咸德之

均賦他郡唐書韓休爲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他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詔舍得盜

加意勞徠陳君賓貞觀初徙鄧州刺史州承喪亂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雨澇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各不登餱糧少祈民逐食聞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以下勉今年調物

思之不忘宋史楊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民頌其愛唐書張延賞更歷四鎮所至民頌其愛焉

惠申請不實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爲百姓所懷後爲虢州刺史秦州郡多蠶田又鄜延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

亡不蠲減租額民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改聞不患陛下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之不矜貸也德宗聽之爲詔度支減賦焉

與下共勞苦 殷侑爲昌義軍節度使于時瘡荒之後瞰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户襁屬而還

賑卹一

救患卹隣 左傳曰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患卹隣道也行道有福于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分貧拯窮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賑艱阨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艱阨饑乏也

哀窮賤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於窮賤齊景吐德音嬰稱治國半注曰齊景晏聞之再拜而賀曰君吐此音宜治國半也

賜貧窮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貨財 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逆順云火者夏成長也本朝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

巡孤寡供乏困 左傳子西曰昔闔閭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卹鰥寡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藥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人也其以此諭寡人也乃遣使卹鰥寡而存孤獨者仁人也其以此諭寡人也乃遣使卹鰥寡而存孤獨出倉廩發帑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大悅隣國歸之

振不足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藥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人也其以此諭寡人也乃遣使卹鰥寡而存孤獨出倉廩發帑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大悅隣國歸之

私財爲饘粥 王蕃爲吳郡內史其年大饑荒蕃出私財爲百姓饘粥全活甚多

私米賑餘敝 虞氏家記曰虞潭爲南康內史其年大荒潭內出私米二千七百斛賑於時年荒潭內出私米二千七百斛賑其餘敝

載米給貧民 東觀漢記梁高饑年穀貴有飢餒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

四城外給與貧民　出穀贍貧民　會稽典錄云駱駿字孝遠烏傷人孝靈帝擢拜丞相出倉見穀以贍貧乏者　出粟以貸　左傳云宋饑公出粟以貸　以穀給民　王隱晉書云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郯令司徒王戎聞在政有稱而時軍民從役荒以穀三百斛與譚使給饑餓譚給無困者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汲黯　出粟貸貧民　晉興書鄧攸爲吳郡守輒賑卹貸貧民　山寡人朝飢時酒二酬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粟以賑饑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司寇房之德也　司寇　昭王　闔閭　解裘衣老人　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　田單　史記　又云越石父以五羊皮贖百里奚於楚號爲五羖大夫　越石父　又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也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　左驂贖越石父　外御妻貧人　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子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無以妻之盡居傭而未返桓公出外御五人爲妻之　乘輿濟溱洧　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塘　私財　全活　唐書高宗時王方翼爲肅州刺史儀鳳間河西蝗境而他郡民或餓死皆重跡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斥俸給貧　馮元淑歷清漳淩儀始平三縣令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人咸讖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　娶女　李綱初仕周爲齊王憲參軍宣帝殺憲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

爲痤訖乃去歸唐官太子少保尚書詹事憲女嫠居綱厚卹之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視其孤**孟簡字幾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沒視其孤不少衰**解腰金**續文獻通考曰宋趙閱道知趙州歲大歉公集富民諭以賑濟之義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于是施者雲集全活甚衆**出俸粟**宋史林槩以祕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糴以邀價槩出俸粟庭下勸士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聚曰柳仲郢父子仕更九鎮屢爲京尹每旱潦必貸賦蠲負里無逋家衣

代婚嫁事文類聚兆河南尹每旱潦必貸賦蠲負里無逋家衣

冠子女不能自歸者代婚嫁之其迹略相同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不禁他遷**唐書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視以爲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救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于舊**虛張平糴**宋史畢仲游字公叔以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仰游先民之未饑也揭諭境內曰郡賑施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化民就食者十餘萬口無一人去其鄉**示糠餅**元史延祐間蓋苗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歲饑白郡府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貸佃人**宋史李燔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僅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立倉貸佃人以貸

旌義民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齎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餅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千餘萬間散處其人山林河澤之利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爲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多致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爲法

親至郊谷宋史李道傳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條上荒政與漕臣眞德秀賑饑

道傳分池宣歙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邨窮谷必至
攝宣州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諸郡翕然應命人蒙
其利

分賑其鄉

劉淸之減常平米直淸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
內耳外鄉遠民豈能奉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在我
有政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
地爲八倅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

減抑米價

續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州屬大饑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糶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販米數百艘集吳中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進退兩難只得賤糶忱復椎牛灑酒謝之各賈大歡而去

興役濟民

范仲淹守杭值歲大祲縱民競渡日張宴湖上自春至夏富民空巷出遊又詔僧修寺及新倉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檢其不卽荒嬉遊無節公乃條敎所以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無者是歲兩浙無流民

授醫藥

宋史仁宗哀病者之良醫爲須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之視其一通天內侍李舜舉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其物而賤百姓竟

置坊院

宋制凡碎之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擾矣

賑卹二 擅賑貸 附

原涼

楚大饑莊公乃自廬以往賑廩同食注賑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竭粟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愍飢寒

後漢王望爲青州刺史行部見飢寒者愍之以便宜出所在布粟賑給之上欲罪之鍾離意云乃赦之但賑之祭祀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貸喪祭

漢王莽時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

無滯積

傳曰晉饑悼公

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宋饑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叔向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施而不德貸而不書 舍償

晉王長文字德瀋太康中蜀土荒殣開倉賑貸長文切責送到州刺史徐斡舍之不謝而去 止要利

晉張駿境內饑譚祥時出倉穀貸取三倍利陰據曰是因饑要利乃止 子皮一鍾

鄭饑人未及子展之命饔施於人人歸之豆區民也厚謂陳氏二量傳陳氏有國人粟戶一鍾 陳氏二量

匡之 匡救也 賑窮

漢河內饑父子相食汲黯使至河內因矯制開倉賑之朝廷不坐罪 劉頌除名

劉頌字子雅奉使于蜀表請振貸不待報而行乃除名也 王蘊左降

晉王蘊字叔仁為吳興守郡荒賑卹主簿爭云朝廷以為科罪 鄧攸免官

鄧攸字伯道以吳郡守饑開倉賑給 仲黃含笑入地

韓恩出

守表賑貸未報 仲謀以身救人

第五訪字仲謀為掖守歲饑開倉賑給

給吏爭欲上言訪曰若須奏報是棄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嘉之 仲黃含笑入地韓恩出

字仲黃為蠡長開倉賑貸不待報而行乃除名德不坐

曰以此伏罪含笑入地太守知韓名德不坐

一尉 唐書貞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頼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之曰君有民不能卹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釋之

詰責

參軍 韓思復調梁府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不知訴 詰責

韓思復調梁府倉曹

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專擅也

截留綱運

宋史洪皓爲秀州錄事州大水綱運移滿路倉府空虛無以爲賑會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綱請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十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平江民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之罪請爲君任公能終惠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而得

議發封椿

山堂肆考曰范堯夫知慶州饑殍滿路官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堯夫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君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求糴

原

禮傳曰京師來告饑魯侯爲之不舉樂鄭禮也

正

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相歸粟也

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無外交

古制

國語魯饑臧文仲請糴于齊公曰誰使文仲曰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告糴曰敝邑薦饑大懼殄周公魯公之命祀而饗庚不泰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救敝邑使能供職

私行

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爲內諱故不言使若私行也

無蘊年

蘊年穀而閉糴也蓄年

無遏糴

葵丘盟曰無遏糴

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閉糴於秦

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獲晉侯

增

糴宋史太宗恭儉仁愛勸民務農重穀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不足眞宗繼之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增價以惠民倉殆遍天下矣

歲糴

張詠治蜀歲糴六萬石貯之

增價以糴

趙抃知越州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糴于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饑死

賑糴

紹興三十一年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減時價之半賑糴十日輔近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

政術部

賑之　元史至元二十二年始行賑糶之法于京師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粟減其市直以賑糶焉成宗時以賑糶多爲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于是令有司籍貧乏之户口之數動實以賑糶焉　平糴　宋史臨安府又有平糴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咸淳元年詔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價出糴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辦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于制司荒政具舉

抑價　續文獻通考曰明成化六年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糴五十萬石每杭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殺京城米價　閉糴之禁　唐書崔倭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遭荒不卹也倭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資物益饒　宋史理宗朝撫州幾起黃裳知其州單車疾馳申約富人耆老集城中無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治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請于朝給爵旌勞者而後入　紹興時詔閉糴者斷潰侍御史周祕言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宜戒守吏多方勸諭務令樂從爲便從之

匱困　資無

同卹災危　備救凶患　匡救其災勿虛其請　幸災斂怨安可蘊年　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　善隣卹災方資於乞糴　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無豈忘情於歸粟白帖

興利

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　漢書名信臣遷南陽太守好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荊州刺史奏名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馥子靖出爲

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必先富民管子云凡爲國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也

入務利民春秋云晉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開濬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爲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爲濬溝引水灌田歲增三千餘頃百姓賴其利魏志鄭渾爲弘農太守郡界下濕興陂遏開稻田頃畝之號曰鄭陂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東觀漢記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郡多人少而田土墾闢穀實豐殷百姓爲便

開道通溝民得其利

名信臣詳上

嚴使儲水百姓爲便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爲便

興鴻郤陂常以豐熟

又云張堪爲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百姓于是殷富

富

又云鄧晨爲陳留郡興鴻郤陂溉郡田萬頃詳太守

教民糞種

氾勝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教民牛種

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爲九眞太守教民牛耕鑄作田器民以利之

益蓄菱芡

漢書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益蓄果實菱芡勞徠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

育養漆園

魏志嶺傅方到郡以來育養漆園之樹念存軍國用心纖微詳太守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漢記杜詩爲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因流爲排利益三倍

魏志韓暨每一熟食用馬百匹更作馬排每一熟食用馬百匹更作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詳

斥鹵生稻粱

呂令洪漳河灌田鄴民大怨欲籍起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其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詳

曩之鹵田化爲甘壤

蔡邕京兆樊君傳云曩之鹵田化爲甘壤熙怡悅豫相與謳歌

涇水長禾黍

詩豳風

浦萑之地更爲沃壤

崔瑗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詳涇

增 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

均水法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溉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無棣渠

薛大鼎以功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壅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沛

平津堰

李吉甫以宰相出爲淮南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屬水乃築堤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

水利

宋史程師孟字公闢徙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瀕黃河俗謂之天河可灌溉師孟圖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粟良田萬入

補闕柳仲甫以

圍高築

障

元史耶律希亮爲清苑縣尹縣濱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千頃衷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右補闕爲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鄰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韋景駿歷肥鄉令縣北瀕障連年泛溢舊防迤漫漸東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爲狹田功少費約後遂爲法

毀磴決水

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磴民以失利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事聞省部著爲定制

修陂渠以復舊迹

宋史趙尚寬字濟之參知政事安仁子也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平津堰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爲狹田功少費約後遂爲法

毀磴決水

元史耶律希亮爲清苑縣尹縣濱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千頃衷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右補闕爲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鄰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障

韋景駿歷肥鄉令縣北瀕障連年泛溢舊防迤漫漸東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爲狹田功少費約後遂爲法

城安慶以固疆禦

宋史黃幹知安慶府請于朝城安慶府以備戰守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城成會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有老嫗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日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動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敵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鄭州導水圖 元史至元九年耶律伯堅爲保定路清苑尹初安肅大司農大司農官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都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

海上澄清錄 宋史紹興中崔與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朱崖地產苦蓼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與之有至期年者民尤苦之與之行甚衆瓊人次其事爲海上澄皆爲榜免其他利疾罷行

清錄遂無凶年 唐書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海塘壞聯屬吏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

民賴其利 宋史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擾亂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築堤舉以利民 興利除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蓄潦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患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執役兼權知泰州卒成堰民利之

瀕海廣潟並爲膏土 元史烏古孫澤至元末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雷州地近海潮汐鹵鹹其東南陂塘鹹鹵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衷宜爲陂塘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溉鄴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堨六以制其贏耗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

方略

原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爲京兆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治有方略爲民興利 又曰名信臣舉高第遷上蔡宰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有方略云云

長於計策功費約省 漢宮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

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塞改爲河平元年推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爲光祿寺大夫秩二千石 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其治以一警百民皆恐懼改行自新 以便宜從事龔遂爲渤海太守上問何以息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有莅任之方晉中興書琅邪諸葛錄云忻字道明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今日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也 西門豹爲河伯投巫於河詳縣令 宋均爲唐山娶巫家女東觀漢記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女百姓患之長史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印綬示劫典錄云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劫質敞聞之自往詣劫所曉諭之曰釋綬印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賊釋質

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勅詔復其冠履如故 破械遣囚魏志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頭願自効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石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在市橋二在渊中厭水精因曰石犀厭水蜀王本紀云二在府一在里 聽民輸芋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陰平長民饑調不入聽民輸芋頭惠澤流著 除藻飾割浮費又云應革爲將作大匠發奏摘伏除藻飾割浮費 賴遇賢令謝承後漢書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拒槃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風俗頗革後漢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作書置子推廟使還溫食于是風俗頗革詳寒食 桴鼓希鳴市絕偷盜詳京兆尹政術部

耳目方略

方略搜捕且盡

治多方略唐書德宗朝戴叔倫遷容管經略使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賜之

無他方略吳少誠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以韓全義爲淮西行營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悉禀監軍每議攻戰官監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

禦賊方略明紀事本末正德時許逵爲山東樂陵令流賊劉六劉七等橫行河北逵修城濬隍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各築牆高踰屋舊仍開牆實如圭僅可容一人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舉旗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進

一切叩止唐書宣宗時黃巢出入屬鞬佩劒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鷹近郊播請一切叩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

令相告捕宋史張栻知江陵府湖北多盜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檢大吏之縱賊者捕斬縣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告捕以除罪羣盜皆遁去

挺身叩壘唐書劉潼爲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

爲劉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請遣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

至辟撫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身至辟撫諭倩等大喜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反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乎

舉汲占田永徽中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有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汲三千餘頃以賦貧民

燒薙壕草宋史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乃擒之

拊納逃卒程顥出爲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澶卒入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

撫定流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上

民明紀事本末郟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曠土山谷阪塞林箐蒙密爲流民窟穴成化間流民無慮百萬劉千斤李鬍子搆亂荆襄白圭項忠相繼勦滅每至歲饑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乃命原傑經略郟陽

撫定流民傑乃增置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于是籍流民得十一萬餘户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户許各自占曠土墾爲永業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官爲計丁力令開墾免租稅五年流民大悦陽巖然重鎮焉

揭方治蠱 宋史趙尚寬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索爲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

造舟計直 張嚞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嚞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

片言定變 政和時蕭振調婺州兵猖獗婺卒揚言欲叛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太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之

亟出慰勞 李舜臣調邛州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譟響震邑市令懼閉門呼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之

區處檢防 唐書李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户口逋蕩細弱下户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

亡匿復業 後魏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者十七八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閑如初

按墾廢田邑閑如初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者十七八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閑如初

勸課

興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興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正學爲基 潛夫論云凡爲治之體莫善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於抑末而務本夫爲國者以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

起學成都 漢文翁爲蜀郡守自持經教授郡中化之

勞農勸民 晉東太守冬月修戍講武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謹案重農故勞勸之

作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農勉 注急趨農事

巡其稼穡 周禮遂師職云

命農勉

迎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勸民農桑 名臣信臣詳興利 教民織履 東觀漢記范克爲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情少履冬皆以火燎克爲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年之間大賴其利 教民紡績 崔寔傳云寔爲五原斤賣儲峙之民得以免寒苦 襲遂令渤海種榆 襲遂詳興利又魏志鄭渾爲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乃課種榆爲籬種五果云云 王景教廬江種桑 東觀漢記建初八年王景爲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詩甫田篇云鄭元箋云饁饋也畯農夫也謹案畯夫飽飯喜樂其事 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毛詩定之方中云鄭元箋云星雨止見也夙早也衛文公于雨下欲往駕說于桑田教民稼穡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毛詩七月云云傳曰宵夜也綯絞也箋云爾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農無廢業野無空地 新序

相鄭 贖歸之教種桑 崇學校勸耕桑 元史至元二年李德輝爲太原守至郡崇尚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瑞麥亦出其境 興學校治水利 明紀事本末沐英鎮雲南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餘畝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 興學校修屯田 太祖以吳良爲江陰守將世祖時段直爲澤州長官興復學宮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 興復學宮 元史 講教生徒 唐書大曆初張鎰出爲濠州刺史政調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 賞農器 元史泰定間呂思誠改景州縣尹差民户爲三等均其徭役 給耕牛 唐書刺孔子像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蓄勸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 唐書韋丹爲容州刺史教民耕代宗時以關輔多事後百姓貧田多荒萊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時袁高爲給

事中請不滿五十畝者紘誦聲元史楊景行字賢可登延祐二年進士授兩戶共給一牛從之贛州路會昌州判官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饋士紘誦之聲遂盛 農桑鼓明紀事本末太祖令民每邨置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不督者罰 勸力田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慷附流七天福敎以樹藝皆至蕃富 敎樹藝元史姚天福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有拔茶種桑明紀事本末太祖曰昔人教民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 拔茶種桑洪武初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刺史行春宋史真宗時陳靖條上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宋史真宗時陳靖條上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靖平生多建畫而于農事尤詳 勸力田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慷慨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云云 田修理賜之以鴈田蕪穢戮之以柔桑 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 並陳思王籍田論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管子 一農不辦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並管子 登金商之館察田夫之私者 陳思王籍田論

得民

留 蓋寬饒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自捄循歲盡交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共卒一年以報寬饒 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寇恂詳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曰維此哲人爲我劬勞 謹待遇宣詔二千石云嚴敎吏謹待遇無令失職之業 扶車流涕韓延壽棄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老小扶車轂奉酒炙延壽不忍逆人人爲飲使掾吏分謝莫不流涕 守闕號泣趙廣漢爲京兆下獄吏人或言臣生

無益縣官願代京兆吏死使得牧養小民

誠吏皆無隱願爲人恐失之倪寬爲內史收租稅時僵仆無所避也

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當免人聞當免恐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課爲最也以貴下賤易貴下賤大得民也以俗教安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

以養萬民以保息養萬民六曰慈幼

以道安人周禮保氏以道安人保安也

視民如傷傳安堵如故漢高入關吏人安堵如故老者安之論

黎民懷之書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詔徵百姓遮使者車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

乳婦不舉子曰侯君去必死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大尹

增還鎮唐書崔圓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相戒

斷橋宋史孝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聲斷

橋以王公名之

取轅唐書憲宗時崔戎爲華州刺史徙兗海傳舍民至抱持取其轅時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夜單騎亡去民追之不及乃止

守前政袁滋爲華州刺史民愛向之荊州其治尚威信故軍士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

構祠呂諲在朝不稱任職及爲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冀爲眞缺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眞縣尹

受紙百番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吾屬何患焉

以姓字子韓愈初爲陽山令有百番衆歎曰昔漢吏受大錢何異哉

以姓字之宋史王恂民隱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

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誡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人無不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稱攀留涕泣越境以送之思之如父母饑久旱入境而雨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歡聲動地 紹定五年起眞德秀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

狄使君活汝 唐書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後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

至此詔悉謫戍囚出寧州父老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陳其詿誤

相與哭碑下 眞直院至矣 宋史眞德秀宦遊四方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

齋三日乃去 眞直院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

不拾遺

原 繫樹 魏郡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爲神人繫後漢王烈在鄉里有爭訟者輒質之於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守劒 後漢王烈在鄉里有爭訟者輒質之於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父老

遺劒于路至夜尋求見一人守劒于路問之乃昔盜牛者 牛屬稚子 王渙字稚子爲温令清商人露宿于道放牛

者輒云屬稚子 放牛 裝付樊父 樊毅字仲華爲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至聚衣裝道旁云以付樊父 得遺

尋主 後漢劉矩爲雍丘令有得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得遺詣吏 益部耆舊傳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何並

裝詣吏 益部耆舊傳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何並爲長陵令 卓茂爲密令道不拾遺 卓茂爲密令道不拾遺

督郵甘州刺史李漢通鬬屯田稻收豐衍支贍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未嘗拾遺 張允濟住隋爲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

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解政尤異 道無掇遺 高宗時郎餘慶爲萬年令遷高陽郡丞 道無掇遺 唐書郭震拜涼州都

路不拾遺

宋史乾道中楊簡知樂平縣興學訓士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境不藏盜

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